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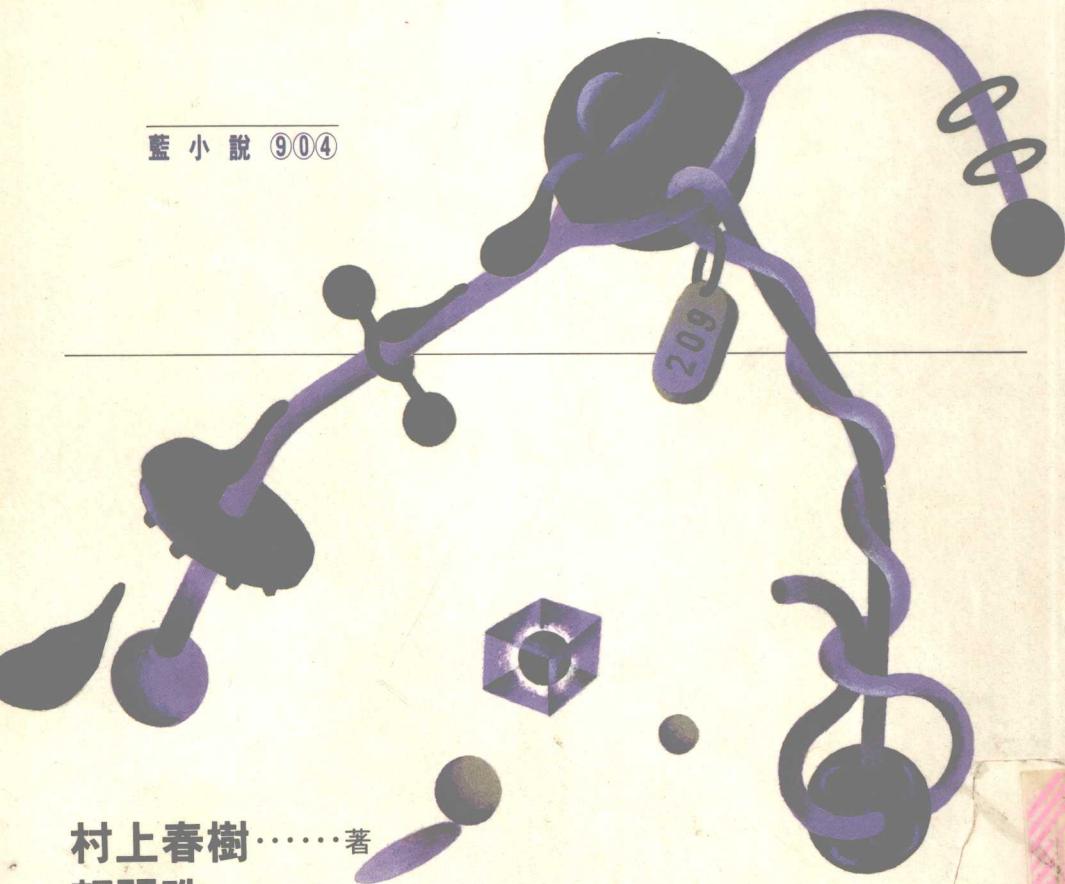
村上春樹作品集

世界上有什麼不會失去的東西嗎？我相信有，你最好也相信。

在東西方文化頻繁交流之後，在工業化、商業化、都市化等迅速改革之後，人與人的關係，人與物的關係，如何產生了變化，而生活的感覺又到底變成什麼樣子了。

1973年的彈珠玩具

藍小說 ⑨⑩④



村上春樹……著
賴明珠……譯

1973年的彈珠玩具

原 者——村上春樹

譯 者——賴明珠

董 事 長——孫思照

發 行 人——莊展信

出 版 者——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專線——(02)233066841

讀者免費服務專線——080-1131-1705

(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，請打這支電話。)

郵 撥——(02)385450時報出版公司

信 箱——台北郵政七九九信箱

電 子郵 件 信 箱——ctpc@ms1.hinet.net

網 址——<http://www.chinatimes.com.tw/ctpub/main.htm>

主 編——吳繼文

編 輯——高桂萍

校 對——黃加興、黃靜心、賴明珠

排 版——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製 版——成宏照相製版有限公司

印 刷——嘉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原 始 出 版——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六日 (時報人間叢書)

初 版 刷——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五日 (時報紅小說)

二 版 刷——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 (時報藍小說)

二 版 十五刷——一九九九年四月十日

定 價——新台幣一五〇元

◎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80號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國際中文版授權◎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
1973 NEN NO PINBALL by Haruki Murakami

Copyright (c) 1980 by Haruki Murakami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

Printed in Taiwan

ISBN 957-13-1576-1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1973年的彈珠玩具 / 村上春樹著；賴明珠譯。
-- 二版。-- 臺北市：時報文化，1995 [民84]
] 面； 公分。-- (藍小說；904) (村上春樹
作品集)
ISBN 957-13-1576-1(平裝)

861.57

工313.45 / 84000825
791

編號：A I 904	書名：1973年的彈珠玩具
姓名：	性別：_____ 1.男 2.女
出生日期： 年 月 日	身份證字號：
學歷：1.小學 2.國中 3.高中 4.大專 5.研究所（含以上）	
職業：1.學生 2.公務（含軍警） 3.家管 4.服務 5.金融 6.製造 7.資訊 8.大眾傳播 9.自由業 10.農漁牧 11.退休 12.其他	
地址：_____ 縣 _____ 鄉 _____ 鎮區 _____ 村 _____ 里 _____ 鄰 _____ 路 _____ 街 _____ 段 _____ 巷 _____ 弄 _____ 號 _____ 樓 郵遞區號 _____	

(下列資料請以數字填在每題前之空格處)

您從哪裡得知本書 /

- 1.書店 2.報紙廣告 3.報紙專欄 4.雜誌廣告 5.親友介紹
6.DM廣告傳單 7.其他 _____

您希望我們為您出版哪一類的作品 /

- 1.長篇小說 2.中、短篇小說 3.詩 4.戲劇 5.其他 _____

您對本書的意見 /

- 內 容 / 1.滿意 2.尚可 3.應改進
編 輯 / 1.滿意 2.尚可 3.應改進
封面設計 / 1.滿意 2.尚可 3.應改進
校 對 / 1.滿意 2.尚可 3.應改進
翻 譯 / 1.滿意 2.尚可 3.應改進
定 價 / 1.偏低 2.適中 3.偏高

您的建議 /

藍小說 ⑨⑩④

村上春樹作品集

1973年的彈珠玩具

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



ISBN 957-13-1576-1

1973年的彈珠玩具

譯序

1969(1973)

關於彈珠玩具的誕生

1973年的彈珠玩具

村上春樹著作年表

賴明珠

194315
90633
11635

譯序

賴明珠

事實上，台灣很多讀者第一次接觸村上春樹的作品，是從《失落的彈珠玩具》（註：新版恢復原書名《1973年的彈珠玩具》）開始的。原因是村上春樹雖然以《聽風的歌》處女作獲得「羣像新人賞」，但因文章風格獨特，恐怕台灣讀者還沒有那麼前衛，可能無法理解他的文章好在那裏，因此當初選擇先推出故事性比較豐富鮮活的第二本長篇《1973年的彈珠玩具》，配合另一本短篇集《遇見100%的女孩》兩本同時出版。讓讀者先感受作者獨特的風格和多樣性的一面。並爲了避免1973年的年號會讓喜新厭舊的部份讀者所忽略，而採用了《失落的彈珠玩具》爲書名。

現在大家對村上春樹已經相當熟悉，種種顧慮似乎都已多餘。這次趁改版機會，正好恢復原來的書名，畢竟喜歡用數字和年代也是作者的獨特風格之一。

村上春樹曾經表示自己相當喜歡這本小說。《聽風的歌》在五月頒獎，之後他就緊接著寫這本，

那期間《聽風的歌》又獲得芥川獎提名，不過總之他還是集中精神在《1973年的彈珠玩具》上，夏天開始寫，秋天寫完。

《1973年的彈珠玩具》也獲得芥川獎提名，很多人打電話給他說是有力的候補，周圍的人也都安靜不下來，評審當天，他想乾脆去打麻將，於是到新宿的住友大樓和講談社的人打麻將。

他說得不得獎沒關係，不得獎反而輕鬆。後來小說暢銷時，可以說不是靠得獎的力量而是靠自己的力量賣的，對自己因此可以有這樣的信心。

有趣的是，根據〈dacetapo〉雜誌170號即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七日報導，文藝評論家結秀實先生說：「最近有不少人對芥川賞得獎作品已逐漸失去了信心……而作品的傾向類似村上春樹的池澤夏樹和新井滿得芥川賞，或許也是因為評審對未能讓村上春樹得芥川賞的償罪作用吧……」

今天，村上春樹無疑是日本最頂尖的作家之一。在日本很多人說他的作品美國味很重，確實他從高中時代就開始親近美國原文小說，他喜歡的作家有SCOTT FITZGERALD, RAYMOND CHANDLER, TRUMAN CAPOTE, KURT VONNEGUT, PAUL THEROUX, RICHARD BRAUTIGAN, GAY TALES, RAYMOND CARVER, TIM O'BRIEN, STEPHEN KING,

JOHN IRVING 等，這些作家可以說是村上春樹文學上的營養來源。尤其是費滋傑羅，村上春樹說有好幾年之間，只有費滋傑羅是他的老師、是他的大學、是他的文學伙伴。

他說「自從讀了《溫柔的夜》之後，我開始讀費滋傑羅的每一部作品。重新再讀《大亨小傳》，讀《樂園的此端》，和他的短篇集，其中《冬之夢》和《再訪巴比倫》這兩篇我想我大概各讀了有二十遍。我把這兩篇短篇分解成幾個部份，好像用顯微鏡去看一樣地去查看那文章，想知道那裏面到底是什麼迷住了我。面對他的文章，我並沒有想過有一天自己也要寫文章。只是像小學生分解一個鬧鐘一樣，對於小說這東西所隱藏的祕密而深不可知的魔力，想要自己去一探究竟而已。

「如果有人問我說，費滋傑羅對於『寫小說的我』是不是有影響？答案既是 YES 同時也是 NO。文體、主題、小說的構築和故事的述說這方面來講，他的影響我覺得幾乎等於沒有。他如果有給我什麼的話，那是更大的、更模糊的東西。也許可以說是人對小說（不管是寫的人也好，讀的人也好）應該採取的姿勢吧。還有小說終究就是人生本身的這個認識。」

費滋傑羅小說的魅力之一，在於各種相反的感情，擁擠底聚集在一起，溫柔與傲慢、纖細善感與冷嘲熱諷、徹底的樂天性和對自我破壞的欲望，上昇意志和下降感覺，都會的洗練和中西部

的樸素……

事實上他對西方的興趣，不只限於美國，從三十七歲到四十歲的三年之間，他旅居歐洲，一九八六年十月他離開讓他繁忙紛擾不堪的日本，第一站到達羅馬，然後希臘、倫敦，在這期間他完成了他的第五部和第六部長篇小說，《挪威的森林》和《舞舞舞》。三年後他回到日本，沒想到自己的小說空前大暢銷，自己變成一個大名人，反而讓他覺得侷促不安更待不下去。於是不久他又離開日本到美國的普林斯頓去。開始第二次的長住國外。

正如在《開往中國的慢船》中，那個中國女孩子說的「這裏差不多也不是我該待的地方了」。在《1973年的彈珠玩具》裏老鼠想對傑說「我要離開這地方了」，說了幾次才說出口。在《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》中始終醞釀著從一個世界離開，前往另一個世界的意念，害怕沒有出口，尋找出口，想要離開，似乎是村上春樹的作品中常見的現象。

在文章中，我們也可以看到一種遊走於現實和非現實之間的對照寫法，《1973年的彈珠玩具》可以說是《聽風的歌》的續篇，設定在若干時間之後，「我」到了東京，「老鼠」則從大學退學留在家鄉，「老鼠」的部份以比較寫實的手法寫，而「我」的部份則相對的以比較虛構的方式寫。

這種兩個主角，兩個地點雙線進行的二重結構表現方式，在《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》中，同樣可以看見，而且劃分得更明顯。事實上，他寫實部份的描寫，有他獨到的眼光，即使是很平凡的東西，經過他筆下寫來，都彷彿變成攝影師鏡頭下所捕捉的畫面，或電影中的一幕似的。而虛構的部份，則和超現實的繪畫、科幻小說、靈異電影，有異曲同工的效果。難怪不少從事攝影、設計、廣告和文藝界的朋友喜歡他的作品。

此外《1973年的彈珠玩具》中還有兩個很大的特色，一個是把尋找東西這個行為放在中心，當然這裏指的就是尋找彈珠玩具機。另外一個是和沒有生命的東西溝通，這個世界和那個世界的溝通。村上春樹在無意之間，做了這兩大嘗試。

事實上作者並沒有事先設定結局，而是像水到渠成一般的任其發展，例如最後出現的冷凍倉庫，那是在不曉得該去什麼地方才好，寫著寫著最後面臨該去什麼地方的時候，心想冷一點的地方好，寬大空曠的倉庫好。於是形象自然就浮上來了。

從這篇作品中，我們或許可以感受到現代東西方文化頻繁交流之後，在工業化、商業化、都市化等迅速變革之後，人與人的關係，人與物之間的關係，如何產生了變化，而生活的感覺又到

— 0 1 0 — 1 9 7 3 年的彈珠玩具

底變成什麼樣子了。

1973年的彈珠玩具

世界上有什麼不會失去的東西嗎？

我相信有，你也最好相信。

——村上春樹

曾經近乎病態地喜歡聽一些從來沒到過的地方的事。

有一段時期，雖然這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，我每逮到一個身邊可能遇到的人，就一定追問他有關生長的故鄉、或成長的地方的事情。或許那個時代，像我這類主動去問人家閒事的人種還極端缺乏，因此不管什麼人都親切又熱心地告訴我。甚至有些從來沒見過的陌生人，也不知道從那裏聽到我的傳聞，而特地跑來說給我聽。

他們簡直就像往一口枯井裏投石子一樣，真是對我說了形形色色的事。而且說完以後都一律心滿意足地回去。有些人心情愉快地述說，有些人一面生氣一面說，有些人說來頭頭是道，有些人從頭到尾不曉得在說些什麼。有的聽來枯燥乏味，有的聽來讓你傷心得快掉眼淚，也有半開玩笑胡說八道的，不過不管怎麼說，我都盡可能認真地洗耳恭聽。

雖然不知道為什麼，不過似乎任何人都拚命想對某個人或對這個世界傾訴一些事。這使我聯